詩疑辨證

一

詩疑辨證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詩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詩疑辨證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疑辨證六卷

國朝黄中松撰中松字仲嚴上海人是書主於考訂名物折衷諸說之是非故以辨證為名然亦間有踈舛如古說雎鳩為雕類鄭樵及朱子則以為鳧類左傳云王雎司馬也馮復

京規朱傳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已爲定論至爾雅云雎鳩王鳩郭註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爾雅又云揚鳥白鷢郭註似鷹尾上白是則二鳥明矣乃揚雄許慎皆以白鷢釋雎鳩是傎也中松並存其說未免兩歧黍稷一條獨載雷禮黍貴稷賤黍早稷晚之說按后稷以官名社稷以壇名稷爲五穀之長諸書皆然稷並不賤

也月令以稷為首種尚書緯云春鳥星昏中以種稷夏火星昏中以種黍是稷亦非晚也中松乃取其說又引家語之文以廢羣議不知家語王肅偽撰不足據也韓奕之梁山韓城王應麟兩存舊說而其意以在晉為主中松本王肅之說謂皆在燕地持論自確而又疑梁山在晉地且不明乾州之梁山與夏陽者本一山綿亘孔疏最明乃用胡渭雍州有

二梁山之說並疑梁山宮爲三梁山則支離繳繞與亦與應麟等矣應田不取鄭箋田當作𨌣聲轉字誤之說按陳之爲田此聲轉也𨌣之變陳此字誤也中松徒疑𨌣非引而曰讀爲引以爲費力不知𨌣與輴同說文解字曰輴擊小鼓引樂聲也其文甚明何足爲疑乎至全書之中考正訛謬校定異同其言多有依據可謂詳於陸璣而典於蔡卞瑕不掩

瑜亦近人中之留心考證者矣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疑辨證卷一

上海黃中松撰

詩序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謂為子夏作者鄭康成之釋南陔云子夏序詩篇義合編王子邕之註家語家語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註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梁昭明之編文選是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而謂漢儒附託

者韓退之之詩序議也謂大序子夏作小序毛公更足成之者沈重也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飾者隋經籍志也至大序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程子云小序何人所作但看大序即可見如非國史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李氏迂仲云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信之而朱子云史掌書矇誦詩各有其職也譏之矣范蔚宗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鄭氏漁仲云惟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而宏之序至是始行也朱子云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從之而葉氏云據史毛公趙人三傳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

達傳言父嶽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時合撰齊魯韓詩與毛詩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序為孔子者又疑焉王安石以為詩人所自作蘇頴濱以首句為孔子之舊而盡去其餘蔣仁叔謂詩序之作非出一人一章之中非出一手又陸德明曰舊說起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成伯瑜曰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亦云大序其餘衆篇為小序范處義曰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

皆大序也朱子則分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止爲大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關雎之義也及各篇之序爲小序諸說紛紛訖無所定今觀維天之命序有孟仲子（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之言絲衣序有高子（子夏授詩於高行子）之言皆子夏後人則序不全爲子夏作矣若果大史所題則變雅中刺厲刺幽之詩家父凡伯輩當厲幽在位作耳大史近在同朝隨作隨可採何由即稱厲幽乎若在後王之時大史追題則方作時何所稱據乎然使序

至東漢時始有則孔子教門人學詩而未明詩所由作
渾然讀之何由取益乎孟子言頌詩讀書必知人論世
則詩之有序久矣序與詩同出不可盡廢但其中鄙淺
附會者不少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所聞異詞不免乖
舛耳夫詩有四家猶春秋之有三傳也毛詩有序魯詩
韓詩亦有序毛之異於魯韓猶左之異於公穀也人不
疑魯韓之序而獨疑毛序何哉

四詩入樂不入樂

南豳雅頌謂之四詩程大昌曰南雅頌爲樂詩自邶至豳爲徒詩而不入於樂夫詩者樂之心也本劉勰即樂之章本朱子也古人作樂有容有聲容者文武二舞也聲者詩之詞也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夫三百篇而皆可絃歌則三百篇皆堪入樂矣今攷周禮籥章歈豳詩豳雅豳頌即七月一篇也儀禮燕禮鄉飲酒禮皆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是四節之樂奏以十八章之詩明矣左傳謂肆夏爲享元侯之樂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鹿鳴所以嘉寡君也其爲入樂之詩明矣季札觀周樂使工歌周南召南自邶鄘以訖曹鄶則十三國詩皆可歌也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則變雅亦可歌也漢雅樂郎杜夔年老久不肄習於三百篇猶得文王鹿鳴伐檀騶虞四篇夫伐檀騶虞風也而曰雅樂則風

雅皆堪入樂又小雅鼓鐘之以雅以南毛鄭以雅爲先王之雅樂則合風雅頌言之也而以南爲南夷之樂夫南夷之樂以其人聲和而可及於樂故亦奏之三百篇之詩有聲不及樂而不可奏者乎故呂東萊以左傳所歌之鄭風如風雨褰裳將仲子野有蔓草諸篇皆歌於燕享之會皆可爲雅樂朱子辨之詳爭之力而馬貴與輩終信呂說今試平心而察之凡詩之入樂而見於經傳者其音節和平其義理純粹奏以饗神而神無怨恫

奏以樂賓而賓皆夷懌矣其變風變雅諸詩誠有不可以之祀神以之燕賓者蓋樂必有詩而詩未必皆入樂耳然亦各有其音節各有其義理猶不失為中聲故夫子錄之也毛傳釋子衿之嗣音曰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孔疏謂誦之者背文闇誦也歌之者引聲長詠也絃之者以琴瑟播之舞之者以手足舞之也頌詩之道盡於四者之中而詩之為詩不徒以供人吟咏也可知夫聲音之道不傳已久三百篇之音漢末僅存四篇至晉而盡

七千百載後又烏識所謂韶武之音者何若故朱子論詩專以義理爲主論極正大其答陳體仁也曰樂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得之矣

四始五際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毛詩出而三家漸廢毛氏之學實勝三家其獨傳者宜也然三家之言時時見於他說學者固可參攷其同異而明辨其得失矣夫詩有四始四始不明不足與言詩毛詩序曰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

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蓋以四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人君能行之則興廢之則衰故謂之四始固統風雅頌之全而言之所以明詩之重也司馬遷則謂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是以風雅頌之首篇為四始其說已偏夫司馬遷受學於孔安國孔雖治尚書實傳魯詩之學是四始之說毛魯二家大同小異魯固不若毛矣漢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註云詩內傳曰五際卯

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則齊韓合矣而詩緯含神霧曰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之說尤詳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又曰大明在亥為水始四牡在寅為木

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鴈在申爲金始是皆本於齊韓家也五際之說春秋緯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宋均註六情即六義　翼奉傳曰六情更興廢張晏註六情廉貞寛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狠也亦有之毛氏未嘗言則誠有難信者而四始之說特以水木火金之必有始因取詩文以託之夫當日作詩之時既不同作詩之人又不一何以知大明四詩之作必配乎水木火金而水木火金之始也久矣何待大明四詩之作而後知其爲始乎況五行不可偏廢何以土獨不爲之說詩尚有風

與頌何以獨取雅詩爲配乎是不若毛氏之說有合乎
誦詩聞國政之義而又不流於穿鑿傅會也夫即四始
之說而毛義爲優毛詩之獨存也不亦宜乎

風雅正變

風雅有正變其說始於大序鄭康成以二南爲正風十
三國爲變風小雅鹿鳴至菁莪爲正六月以下俱爲變
大雅文王至卷阿爲正民勞以下俱爲變竊意鄭所定
正風正雅者當巳而所分變風變雅有未協夫詩之作

所以美善刺惡也一國之中一時之人豈能盡善盡惡
此善而彼惡美此而刺彼可也彼善而此惡美彼而刺
此可也一人之身或始善而後惡或始惡而後善則亦
美其善而刺其惡可也聖人善善惡惡之心初無一成
之見也其詩之善而美者即可為正惡而刺者即可為
變固不必拘定一國一時一人爾列國閒亦有美詩豳
風七月陳王業何可謂之變乎雅中車攻斯干崧高烝
民諸篇何可謂之變乎必欲以為變或以文中子所謂

豳風變而克正惟周公能之之意推之則由正而變為不正可以謂之變由不正而變為正亦可謂之變歟蘇傳曰王澤之薄也非是人之所能復也亦拘於時世之說耳

國風次第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周樂之次第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周南召南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

豳王此鄭氏詩譜之次第也諸儒之說若孔氏云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歐氏云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周召以淺深比衛王以世爵比鄭齊以族氏比魏唐以土地比秦陳以祖裔比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程子云周召風之正故為首衛首并邶鄘故為變風首諸侯擅相并滅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畿內不保故次鄭君臣之分失則人倫變故次齊如此則無不亂之國魏唐被聖化而亦變魏唐變則先代之風化禮義消亡極矣故次秦秦不用周禮先聖王之遺俗盡矣故次陳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周先居豳王業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各不相同夫經遭秦火之後篇什豈無散亂十五國

風必有先後之次則一國之風更宜有次今即序說以求詩王風桓王之詩兔爰刺桓王失信在平王之前葛藟王族刺平王鄭風文公之詩清人刺文公在莊公之間遵大路刺莊公失道一國且然而謂十五國之次不失其舊必强為之說即多穿鑿之病故朱傳槩不之及近說云邶鄘衛殷之故墟也詩曰儀監于殷邶鄘衛周之所監也殷不監夏而周墟之周亦不監殷王之所以為王也鄭畿內國從王而東故王後次之齊魏唐秦王變而為霸矣定王九年楚入陳而中國無霸故變風終於陳靈擒滅於西周之終天下無王也曹滅於春秋之終天下無霸也亂極思治故終以豳稍為貫串終亦牽强

周南召南

呂氏春秋曰禹省南土塗山氏女令妾往候之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是二南之名南取其音之近於南也詩序曰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則又本其德化而名之矣蓋文王之國在於岐周北近紂都西北近戎狄其風化南行焉故其樂亦名象箾南籥後之說詩者初無異議乃以文王之詩而繫之周召者孔氏曰體實為風不得謂之雅二公為王行化故繫之

二公其理已明又曰文王末年身實稱王不可以國風繫之王身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此實謬說夫文王未嘗稱王終身為諸侯耳終身為諸侯則其詩自宜為風而不得為雅矣若謂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將文王不肯以諸侯自待耶文王不能事殷而二南之人反以文王服事殷耶且詩為志之所之而風為民俗歌謠之詞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當日二南之人自歌其情並

非爲文王而擇一體以作之也至於二詩之分繫二公者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鄭箋曰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孔氏曰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詳詩序王者二字只作文王二字看據後之追王而稱之也朱子初說云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此實善體序意者也鄭分聖人

賢人者蓋指周公爲聖召公爲賢耳原不以文王一人之身雜施聖賢之教也孔氏和合其說而序之所謂王者諸侯竟以爵位言而分尊卑矣鄭之所謂聖是已之聖化所謂賢是祖父之賢行而分彼此矣不盡失其旨耶夫周南召南皆陳文王后妃風化之效難以優劣論歐陽本義辨之最詳鄭漁仲曰二南之詩本其所得之地而繫之得之周南者謂之周南得之召南者謂之召南論其地不論其人也其說最爲直捷故朱傳從之

關雎篇一

關雎之義當以毛傳爲宗魯詩說與毛異韓嬰說詩本與毛合而其流合於魯齊詩說實與毛同鄭箋申毛說實非毛義朱傳用齊詩說實從毛義也司馬遷云周道闕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楊雄云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也楊賜云康王一朝晏作關雎見幾而作皆學魯詩者也皆以爲刺世夫關雎果刺康王則不可謂正風聖人曷爲取以冠全經乎朱子以儀禮攷之知周公制作時已有此詩且爲人子

孫無故而揚其先祖之惡於天下何以爲風化之首斯言當巳韓詩外傳曰關雎其至乎仰則天俯則地德之所藏道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也本不以爲刺詩而唐志言韓詩二十二卷外傳十卷薛漢習之乃後漢書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註引薛君章句曰人君退堂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令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怨倍其師說未知何故齊詩五傳而至匡衡衡言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與毛詩序云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正合也而毛

詩序又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夫曰夫婦則非嬪御之謂矣又云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所謂淑女即指后妃耳毛萇家傳有自
故其傳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爲
君子之好匹三句文勢直下是字緊接后妃句其即以
后妃爲淑女明甚鄭氏乃謂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
怨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 夫雅言文王在宮雝雝而此詩亦
儗之關關則文王之家和樂可知如鄭之說是文王之

衆妾猶有怨恫賴此善女和好之而後文王之家可以齊乎況后妃理陰教治内事何不自和好之而諉諸淑女乎朱傳以淑女指后妃而引匡衡語正與毛傳合也大戴禮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據此而知毛傳朱傳之真不易也

關雎篇二

逸齋補傳云近世說詩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

或謂得之蔡邕畢公受康王冊命爲父師盡規固其職也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其說同於魯詩家朱子語類云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得到此又云看來是宮人作宮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未得則哀既得則樂逸齋之說固有好奇之病妾媵宮人二而一耳但如朱子前說則以憂樂屬之文王後說又似屬宮人矣故譏朱者紛起謂傳所云其憂思其喜樂俱未明指爲何人以爲文王耶則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嘉禮非遲無爲如此追

切未得而輾轉反側既得而琴瑟鐘鼓似少平輕佻浮露之態矣以為宮人耶則宮人於后妃宜有愛慕之誠不得有求思之事輾轉反側琴瑟鐘鼓揆之情理似出無端令攷金吉甫不信大戴禮云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八十一生成王而援竹書紀年為證謂文王年四十七即位居喪三年其娶在五十之後則文王嘉禮難言非遲矣況當哀而哀止於輾轉反側當樂而樂止於琴瑟鐘鼓則哀樂皆不過其則固不害於和平肅雍氣象也若宮人被服於文王徽柔之德久已擬成一聖配而洽渭徽音又已飫聞其端自窈窕一見而百凡欣

喜踴躍之情都似爲淑女者友之樂之田念當日未得之苦如何不快暢此亦說之可通者也朱子曰讀詩只將意思想象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住然則此詩總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故托詞以見意未得而憂旣得而樂反復形容而后妃之淑德洋溢於詞氣之閒固非善於立言之人不能作使必鑿分文王宮人如何憂至寤寐反側如何樂以琴瑟鐘鼓不免固哉之誚矣況從千百載後書缺有閒而能確知其出於畢公也哉

雎鳩

雎鳩之說有二毛萇揚雄許慎陸璣杜預郭璞孔穎達徐鉉呂祖謙陸佃嚴粲為一說歐陽修鄭樵朱子為一說一以為鵰類一以為鳧類也毛云雎鳩王雎（杜詩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哺其子禮若奉至尊此所以名王雎歟）蓋本爾雅也揚許皆云白鷢似鷹尾上白陸云鵰類大小如鶚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郭云鵰類江東呼為鶚杜云雎鳩王雎也鷙而有別故以為司馬主法制毛與揚許漢人也陸

居吳郭杜居晉此說之最古者也嗣後徐陸皆以爲鶚鶚性好峙每立不移所謂鶚立也孔疏引揚許郭陸四家呂記取揚許郭三家陸雅嚴緝專取郭義而曰如鶚曰似鷹則皆以爲鵰類也則皆以爲鷙鳥也歐云詩取有別不取其鷙鄭云梟類多在水邊尾有一點白朱子從之且云嘗見人說淮上一般水禽名王雎雎雄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與列女傳曰雎鳩之鳥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所引正相合馮復京譏之曰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然則何所折

衷歟夫以他書證詩什不得一二不若以詩求詩之簡要也韓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言為心聲誠有不可強者況禽鳥之鳴尤為天籟之所發鄭漁仲曰凡凫鷖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睢鳩之喙似凫雁故其聲如此黄鳥之音好聆其音而知其鳥之好矣鴟鴞之聲惡聞其聲而知其鳥之惡矣今鵰鶚鷹鸇之類未聞其聲之和也毛傳訓關關為和亦本爾雅爾雅曰關關噰噰同噰今本作雝和也和聲之鳥性必不鷙唯鳧類有雁雝雝鳴鴈衛風詠之

皃類有雎關關雎鳩周南歌之故爾雅合釋其義則審
關關之義可信雎鳩之不鷙矣毛又訓窈窕為幽閒若
果鶚類則飛揚跋扈之氣勝貪殘搏擊之心恣何可謂
幽閒也子曰關雎樂而不淫一有猛鷙之象便無和樂
之意則由后妃之淑益知雎鳩之亦淑矣況鷙鳥不羣
觀樛木螽斯而更可類推歟然則讀詩而未明詩人取
興之義先當攷詩人所取之物識其物始識其義也若
未明詩人所取之物又當細繹詩人取興之物識其義

亦識其物矣

荇菜

毛傳曰荇菜接余（本爾雅）又曰后妃供荇菜以事宗廟則荇圓可食之菜也陸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按酒唐本草曰鳧葵味甘冷即莕菜江南人多食其說相合蘇頌圖經獨謂今人不食醫方鮮用豈物性變遷荇至宋而遂不可

食耶如豳風言烹葵今人亦不食矣又本草及埤雅以荇為即鳧葵而魯頌毛傳及周禮醢人鄭註許氏說文張氏廣雅皆以茆為鳧葵又陸疏以荇為正員而羅願爾雅翼謂圓而稍羨諸說互異要之荇與茆本相類茆即蓴而又有鳧葵之名荇雖別名豬蓴而非即蓴荇與蓴葉俱員蓴則極員荇則畧銳而長而經言流之采之芼之則荇之可食無疑矣嚴氏詩緝謂參差訓不齊今池州人稱荇為莕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鬚然然則詩人之詞不茍如

此讀詩者可輕心掉之哉

琴瑟鐘鼓

琴瑟鐘鼓諸書言其始作之人各不相同琴書曰昔者至人伏羲王天下削桐爲琴琴操亦曰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員下方法天地楊雄曰神農造琴以定神齊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說文曰琴者禁也神農所造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廣雅曰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是

二人皆造琴者也山海經則曰帝俊生晏龍是為琴瑟其說頗異正字通琴名奇雅者如伏羲嬰硜貢梓帝命下相柏皇為琴曰丹維曰祖牀帝俊琴曰電母俊之子晏龍琴曰菌首曰白民伊陟琴曰國阿周宣王琴曰瀏風銘曰情有耳伏寇在是祝琴曰太古楚王子無虧撫琴為洞庭木秋之歌琴曰青翻崔駰琴曰臥冰戴逵琴曰黑鵠逵之子仲若琴曰躍鮐凡勃琴曰應谷柳文暢琴曰春風此數名可與號鐘露越綠綺焦尾同備藻繪也又楊謂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張謂神農琴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陳暘樂書又謂小琴五絃中琴倍之十絃大琴四倍之二十絃而

郭璞註爾雅則言大琴二十七絃云三禮圖琴第一絃為宮次商角徵羽次少宮少商琴有絃有徽有首有尾有脣有足有腹有背有腰有肩有越脣名龍脣足名鳳足背名仙人腰名美女越長者龍池短者鳳沼臨岳琴首絃絃者也岳山琴尾高起絃絃者也城路岳山下路也鴈足支肩下繫絃者也軫支足下轉扭調絃者也

世本曰庖犧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

五十絃呂氏春秋曰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故使士達作為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又曰瞽瞍拌五絃之瑟作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舜立仰延乃拌瞽瞍之瑟益為二十三絃史記封禪書曰公孫卿為

武帝言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五十絃為二十五絃樂書又謂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即頌瑟也五絃十五絃小瑟也是琴與瑟俱有大小中三等之異爾雅止稱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而已三禮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蕃蕃贏也頌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也鐘則大者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鼓則大者謂之鼖小者謂之應焉夫鐘者空也釋名曰內空受氣多故聲大動也白虎通曰陰氣用事萬物動成秋分之音也說文曰物

鍾成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風俗通曰萬物郭皮甲而生或又以為冬至之音唐樂志易通卦驗冬至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山海經曰炎帝之孫伯陵生鼓延始為鍾禮記曰垂之和鍾世本亦曰垂作鍾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鍾以和五音是鍾之由來久矣考工記謂鳧氏為鍾蓋據周時言耳風俗通曰鼓不知誰所作而禮謂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帝王世紀以為製自黃帝云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聲聞百里通禮義纂以為創於少昊云建鼓大鼓也少昊

作焉為衆鼓之節　呂氏春秋又曰倕作鼙鼓鞀諸說紛紜年沿世遠無從辨其是否姑存之以備攷

葛覃篇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曰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者（楊龜山以在父母家為歸寧之時）追溯之詞也曰化天下以婦道若為未嫁之女何言婦道女子十年不出又何言化天

下可知序意原以此詩為大姒既歸文王後而作爾孔疏泥序遂多迂說孔以本為本性后妃在父母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婦禮無懈張橫渠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工興念欲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李迂仲本之以攻詰諸家云所謂本者但務本而已后妃在父母之家諸家皆以為未嫁之時若以為未嫁下文何以為歸安父母其文不相接最為詳悉竊意以序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二句劃斷躬儉節用以下方是此詩本義蓋言后妃在父母家時其志固在於女功之事今歸文王猶能躬

儉節用云云則文義未始不順也呂東萊最信序說乃以此序為後之講師附益朱子辨說更加痛斥未免有過於惡序之失而集傳之義則誠精當已夫食肉叅者難與食粟衣錦繡者難與衣布既為大者則不屑屑而為小者人之常情也故處貧賤而習貧賤之事分固宜爾惟當富貴而安貧賤之素斯為可貴太姒為大邦之子原不可言貧賤而諸侯之女未必盡嫁諸侯即嫁諸侯未必盡為正夫人也今太姒既為君子之善匹至六

州化行之時其勢尤盛而勤儉孝敬如此乃見其德之厚而足以為風化之本也子貢傳曰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此雖後人贋作之書揆之於理初不謬云至鄭箋首章之失鄭以葛延谷中喻女在父母家形體浸浸長大葉萋萋然喻女容色美盛摶黍飛集與女有嫁於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喻女有才美之稱達於四方歐陽譏之曰葛以為絺綌耳據下章可驗安有取喻女之長大哉矣不復贅

黄鳥

毛傳曰黃鳥搏黍也蘇傳呂記俱從之朱傳則曰黃鳥鸝也名異而實同耳攷爾雅釋鳥曰皇黃鳥郭註云俗名黃離留亦名搏黍爾雅又有倉庚商庚鵹黃楚雀倉庚黧黃之文邢疏云與皇一也而辨其名者者莫詳於陸璣名物疏象其形者莫明於楊泉格物論言其性者又有羅願爾雅翼陸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桑黃葚

熟
應節趨時之鳥也或謂之黃袌揚云鸜黑尾嘴尖紅脚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滑羅云此鳥之性好雙飛故鸝字從麗又云鸝必匹飛鵙必單棲而東山之末章以比之子于歸者也合觀三家之說而黃鳥究然可見矣

卷耳篇

左傳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詩說之最古者也

左傳之中賦詩見志斷章取義多非詩人之本義若引詩而解其義者詩之義當如是解矣序說實本左傳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但毛傳言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則周為周朝之周杜註云行列也周徧也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則周為周徧之周二家之說既不同而后妃之職聽內治理陰教善不出閨壼之中業不過籩饋之事何緣得知天下之賢而進之假令后妃之職宜爾武王何以

責紂牝雞司晨周公作易何言在中饋无攸遂乎周家世有賢妃王國實稱多士不聞何人為宮闈所薦而賢才亦曷肯由宮闈以進哉後世后宮干預外政始以求賢審官為號已而引用私人徧布要路難以猝去未必非卷耳詩人階之厲矣且關雎言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己之君子固將以修內職而理陰教也卷耳欲輔佐君子求賢德以寘於官位則修外職而理陽教亦后妃之事不知置文王於何地后妃憂勤如此豈文王果有未

進之賢耶張橫渠詩閨閫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
岡觥罍欲解痡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曰誠難曰默嗟
知序說之難通而還就其詞也朱子定為后妃思念文
王之詩其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囚之日則不
可攷許白雲直指為文王拘幽時后妃作蓋朝會征伐
出有定所歸有常期何至憂思若此惟讒諂蔽明天王
震怒存亡未卜安危莫定憂傷感人情所不免至懷思
而不得見欲升高遠望聊寄遐思又馬病不可行馬豈

果病哉守禮義之閑不可得而往也又見其性情之正

而足為風化之本此誠理之可通者也子貢傳曰文王

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囏也勞之以卷耳以求賢屬之

文王既無后宫干政之嫌又與左傳官人之說合較諸

家為勝

卷耳

物各有名而物之大者有定名微者無定名或取其形

或取其色或取其性或隨其方言之異遂有一物而數

名者要莫如卷耳之甚毛傳以爲苓耳則本爾雅朱傳以爲枲耳則本廣雅廣雅又名胡枲而陸璣謂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草圖經以爲道人頭綱目一名豬耳一名喝起草一名野茄皆象其形也鄭康成謂是白胡荽則本其色也本經以爲地葵陶隱居以爲常思菜博物志以爲羊負菜本草又名進賢菜一名纖絲菜則原其性也幽州人謂之爵耳江東呼爲常枲幽冀之間稱禮楚人以爲葹葹其方言之異也朱子又謂即蒼耳

列子釋文引蒼頡篇陸氏埤雅引荆楚記及馮氏詩疏皆以卷耳為蒼耳合之本名卷耳共
得二十名乃攷本草有蒼耳別名卷耳其實味苦甘溫
葉味苦辛久服益氣耳目聰明強志輕身陶隱居謂今
傖人皆食之陸璣亦言可煮為茹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鄭夾
漈則云詩言采采卷耳以其可茹也即今卷菜如連錢
者是若蒼耳但堪入藥不可食其說獨異聞老農云今俗名旱蓼母
者即是葉甚大莖細硬子如棗核而有刺著人衣難去人果不食又張橫渠見前呂和叔
云因采卷耳而有所思念及酒醴之事皆以采卷耳為釀酒之用觀崔寔

月令固有伏後爲鞠之說然用蒼耳之汁所造者爲神鞠而非釀酒之鞠也神鞠只堪入藥張呂二家殆因下章金罍兕觥而爲此說耳又陸疏以爲蔓生（四月中生子）郭注以爲叢生（形如鼠耳叢生似盤）蔓生之物易盛叢生者尤易易生之物品賤而實微故屈子以比小人也（離騷薋菉葹以盈室是也）而廣其名以藏其身使人莫可究詰非有明鑑孰能察之者哉

金罍

韓詩說云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毛詩說云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黄金飾尊大一碩禮圖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罍為下受一斛金飾龜目葢刻為雲雷之象孔疏曰韓詩說謂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周禮司尊彝云獻象著壺大山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則人君黄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孔氏此說最爲害義周南爲王

者之風此小序之説由後而言之也豈后妃作詩時即自居於王者而以天子之事言乎且如其意文王實受命稱王矣就此詩而論后妃志在求賢則賢未在位也維師尚父猶爲釣徒泰顛閎夭輩尚安罝網也何敢侈然自居於王者哉乃文王實未爲天子而以天子之事言之以之者誰乎據經言金罍而文王爲諸侯太姒爲諸侯夫人則金罍爲諸侯之器明矣人君者天子諸侯固皆可稱毛氏此傳則指諸侯言耳

兕觥

韓詩說云觥容五升毛詩說云觥容七升說文云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過多韓說爲是從韓朱傳從毛蓋毛但以觥爲角爵孔云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爲之三禮圖云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刺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則爵之大者何妨七升乎朱子又謂周禮有觥罰之事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註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爲之又云觥其不敬者春官小胥職但謂以觥罰之非必觥爲罰爵也其言尤允攷韓詩說云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鄭箋云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

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杜註**云兕爵所以罰不敬言
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
自知免云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
此罰戮**孔疏**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
引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禮之初
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
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酬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
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
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
也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命
之無不醉終此以後恐**陸雅**云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
其失禮故知宜有觥也兕善抵觸故先王之制罰
爵以兕角為之酒陽物也善發人之剛**觥之為罰確有**
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
可據但正禮之爵有五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

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辨其用者詳矣今詩屢言爵爵實為總名其觚觶角散四者並未詠及獨詠觥者凡四何詩人之先罰歟楊雄太玄經觥羊之毅注觥羊大羊也葢止取大為義觥容七升固大容五升亦大矣罰人者取其爵之大故必用觥而酌以大斗非罰亦何妨用觥乎說文觥本作觵云兕牛角可以飲者也其狀

韣韣故謂之韣徐曰韣曲起之貌但言可以飲則不専為罰爵矣檀弓杜蕢揚觶正韻以觶為罰爵罰既有時用觶則觥亦有時非罰耳

樛木篇

朱子嘗言始亦依序為說繼而疑其難通後乃知盡去序說而詩旨始明竊意集傳中尚有去之未盡者敢為朱子進一解樛木序言后妃能逮下毛傳甚簡鄭康成因依之立說而朱傳亦從之以此序稍平故爾乃鄭箋

從序以經之君子指文王朱傳從序以君子指后妃依鄭則經序不相符依朱則訓詁未的確也序言后妃能逮下則此詩自當專美后妃乃如鄭說則逮下之意徵寓於樛字之中下皆專說文王實乖體製且后妃之逮下自有恩德以及之鄭乃謂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其義失之太淺衆妾之次序相從固是禮儀之一節鄭謂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謂衆妾以禮樂樂其君子未知禮義之即爲禮樂歟禮樂之非即禮義歟其義又失之過

深中庸言文王之無憂也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故
也洵如鄭說文王特賴衆妾而無憂耳豈其然乎朱子
謂以文義推之君子不得不指后妃若指文王恐太隔
越了故易箋義而證以小君內子之文於詩之上下血
脈固覺貫通而后妃有君子之德即以君子目之如世
所稱女中丈夫者乎然此實出自朱子創解經傳稱女
人為君子者未之概見故後人多疑之此朱子猶未盡
去序之故也申公說曰南國慕文王之德歸心於周賦

樛木直指爲文王其書雖僞託其義實正大絶去許多
葛藤亦説經之一快也夫書言文王徽柔懿恭易言内
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以之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者文
王所以爲樛木之實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葛藟纍
之於内也虞芮質成文王蹶生者葛藟纍之於外也夫
人君不以崇高絶物自處而以謙恭育物爲心人人得
而親近之人人得而喜樂之矣天下皆樂其心寧有不
樂者乎不言福禄而福禄自至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

豈弟之君子所為干祿豈弟也瞻彼旱麓言思其足南有樛木言觀其曲通斯意也朱子或不以為戮

桃夭篇

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朱子辨說以序首句為非是故集傳專主文王之化言竊攷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皆以妒忌之心職為厲階人君固不可無內助之賢共宣化理然地道無成婦德不專夫人以扶人為號者也壹

內之事后妃主之壼外之事天子主之各有其職今周南十一篇惟漢廣汝墳為文王之化餘皆歸美后妃將壼外之事亦后妃主之文王徒擁虛器而毫無擘畫乎況后妃不妒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不妒忌者只是克己一面工夫耳世間賦性溫柔之婦不為河東吼者亦所在多有而庸碌無能何足稱美王安石謂禮義明則上下不亂故男女以正政事治則財用不乏故昏姻以時誠探本之論也而李樗非之謂此乃出於風化

非緣政事之治葢言政事則教由文王惟本風化則德由后妃既欲歸美后妃自畧政事一邊但思周南之人雖感后妃之風化而禮義不明必致啚合財用不足何以爲悅空空一后妃之不妒忌而天下之男女昏姻已各得其正各及其時豈理也哉李又引太王愛厥妃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爲証不知太王當日原有與民同之之政在故齊一家而國中之家皆齊耳不然齊王之好色何以終不若太王之好色耶故專美文王固

無損於后妃專美后妃便已遺漏文王序說朱傳其為
優劣於此可見若謂文王聖德之盛又得聖女為配肅
雝者章教於外窈窕者助理於内相得益彰而天下感
化觀之子而知其宜家宜室則於理不頗而詩旨亦得
矣

之子于歸

毛傳曰宜以有室家無踰時鄭箋曰婦人皆以年盛時
行二家於本詩皆不明著昏姻之時孔氏謂毛以三章

皆得秋冬時鄭以為得仲春時者蓋據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行露蔓草之箋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為証及綢繆之傳箋毛以三星為參星在天則可以嫁娶矣十月時也在隅十一月十二月也在戶正月也鄭以三星為心星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在天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在隅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在戶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也以為斷耳而馮氏謂二家之說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傷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孫卿韓嬰皆言霜降迎女氷泮殺止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月令仲春祀郊禖蓋玄鳥生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天子重而祀焉白虎通云嫁娶以春何也天地始通陰

陽交接之時也皆二家所証據未易評定得失今攷家語又言
冬合男女秋班爵位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
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結向春夏而陰氣去故霜降
而迎女氷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此亦足爲毛
說之証而詩人所詠吉士誘懷春之女公子悲遲日之
歸熠燿興結縭之感多舉春爲言月令仲春之月桃始
華而此詩言桃華而之子于歸據所見爲興則鄭說長
矣故朱子從鄭然先王制禮盡天下之昏姻而廹以一

月之期則失時之歎豈獨一綢繆之良人粲者乎恐媒氏之所會亦不勝其會而奔者十八九矣夫夫婦為人倫之首故昏義著於禮經親成男女掌之大宗伯典至重也惟寬之半載之期可以隨其時之遲速而為禮之隆殺秋冬之時裕六禮行焉仲春之時迫六禮減焉氷泮而殺禮氷未泮之時不容殺矣仲春不禁奔春末仲之時不容奔矣古者媒氏之設原以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其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

二十而嫁則所以正其禮而防其失者綦嚴仲春之令
特以小民時有貧乏不得備禮者寬此萬不得已之條
耳若專以不禁為職既不禁矣惡用是媒氏為哉以此
觀之毛說不可盡廢而仲春之月時和景明尤為吉日
良辰故嫁娶者獨盛而詩人多歌之爾

兔罝篇

序曰兔罝后妃之所致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朱子謂序首句非是蓋桃夭言男女昏姻之

事以爲后妃所致理猶相近此詩言賢人衆多斷係文王德化之所致也旱麓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棫樸之詠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可知人才之作興固本文王之德尤本文王之壽而文王之化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爲至又非一時鼓舞作興之所能也長養訓誨之久涵育薰陶之深而後人才蔚起多士濟濟焉此詩正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之驗乎且詩中明有公侯字即指文王也朱子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

之斂一詩言文王而序必歸之后妃其不可也明矣申公說文王聞閎夭泰顛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又毛傳此詩不言興朱傳以為興以為興則兔罝虛而武夫實兔罝武夫作兩人看不以為興則兔罝之人即是武夫作一人看鄭康成曰此兔罝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以為將帥之任董彥遠曰文治于岐四方無侮武夫無所用其力相與從事罝網以消磨其壯心焉耳范逸齋曰詩人偶見兔罝者知其人勇而難犯呂記朱子初說曰聞椓杙之聲而視其人甚勇可以為國干城者也皆作一人看作一人看則宜作賦讀矣集傳既定為興則以為兩人始得

乃曰雖兔罝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如此亦作一人看何自乖其例耶李黃集解黃氏櫄原本曰兔罝之術不仁武夫以勇力自恃皆風化所難至者也今兔罝之人有至誠恭敬之心勇暴之夫有愛民忠君之德設此兩事以見賢人衆多而風化之在人者深也平分兩項而都非實境夫耕莘之夫可享天心耨萁之子堪膺晉賞兔罝之中寧之賢才然伊尹萁鈌之儔古今不數槩見而鼓刀屠狗賣繒之輩豈皆滕酇樊灌耶且既知其可為腹心何以尚使之罝兔耶欲明賢才之盛反露棄賢之失詩人立言當不若是則

黄氏之說似為有理

芣苢篇

文選註薛君章句云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芣苢雖臭乎我猶采取而不已者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去也及劉向列女傳云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且采采芣苢之草雖具惡臭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襭之況夫婦乎乃作芣苢之詩其說大畧相同薛漢為韓詩學而劉向乃楚元王之孫元王與申公俱受魯詩於浮邱伯向之言詩必出於魯則是詩韓魯合矣毛詩

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鄭云天下和政教平也則婦人樂有子矣鄭孔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稱王必以天下之辭故騶虞序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也頗乖其旨朱傳但主家室和平而不取樂有子之說今觀爾雅以芣苢為車前曰芣苢馬舃馬舃車前疏云藥草也別三名郭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璣曰其子治婦人難産云馬舃喜在牛蹟生故云車前當道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煮作茹大滑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生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為馬舃之草非西戎之木也陸佃曰善療孕婦難産及令人有子本草

亦云車前子強陰益精令人有子云一名當道一名牛遺一名勝舄生真定
平澤邱陵阪道中陶隱居云子性冷利仙經亦服餌之令人身輕不老韓詩乃云芣苢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是爲謬矣圖經云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今人五月採苗七月八月採實
韓詩說云食其實宜子孫合諸說徵之
則序之言實爲可信故集傳仍載陸說細繹詩人之詞
非家國雍熙而無干戈之擾夫婦和合而無流離之悲
時清歲稔而無征役之苦何以能優游自得相與賦詩
而樂其事哉岐周太和氣象於此可想初未嘗有遭遇

不偶如柏舟自天之意且芣苢可鬻爲茹神仙服食經以爲雷精實服之行化（八月採地衣地衣者車前實也）並非惡臭之物則毛固勝於韓魯矣又子貢傳曰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芣苢其言頗得詩旨即一魯詩家而亦有異同耶韓詩說既云直曰車前瞿（生子兩旁者）曰芣苢（見釋文）以芣苢爲即車前與毛傳同矣又曰芣苢澤瀉也（見馮疏）攷本草車前澤瀉實爲二物殆以芣苢有馬舄勝舄之名而誤與

喬木

毛傳曰喬上竦也鄭箋曰木以高其枝之故故人不得就而休息也一止言其上竦一則言其枝之高二家自相接成驗令木性下枝繁茂樹必低矮删去其繁枝則漸長而漸高矣喬字本訓高而木之高者其枝亦高耳朱傳則曰上竦無枝曰喬葢本蘇頴濱鄭風註攷爾雅釋喬之義有五句如羽喬（郭註樹枝曲卷如鳥毛羽）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郭注楸樹性上竦）槐棘醜喬（郭注枝皆喬竦）小枝上繚為喬（郭注

細枝皆翹繚上句者為喬木一則明言小枝餘則郭璞注多言其枝末知賴濵何所據而言其無枝也豈以爾雅小枝上繚為喬無枝為樧二句文相連而偶誤耶則讀書之疏畧甚矣抑以木若有枝即可休其下而得其蔭今言不可休遂意其無枝耶則立說之創闢甚矣趙岐注孟子亦但言高大樹木耳朱子於詩之無關大義處間有踈忽此類是也

休息游女

陸氏釋文曰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以休息爲是孔氏正義曰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經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輙改爾以休思爲是孔說頗有理而言不敢輙改其解經亦慎矣王伯厚謂漢廣不可休息朱子從韓詩作不可休思小旻是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是用不就攷今本集傳思仍作息就仍作集顧寧人疑王氏所見之本是朱子未定之本然則朱子亦不敢輕改與孔同也至孔氏釋游女之義甚正云内

則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
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朱傳曰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提之曲可見也劉云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隨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鄀邑三十四曲有此曲後人謂女子無故出游冶容誨淫非善俗也被文王之化者尚有此乎劉宋時六朝猗靡之習豈成周盛時所宜見風俗隨時而變自周迄宋千五六百年安得相同況大提所詠乃俠邪娼女引彼證此尤為不類此足補朱子之闕

汝墳篇

劉向列女傳曰周南大夫受命平水土過時而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毛詩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二家之說相合朱子於此序無辨集傳復引用序說序可從則從之豈必故為立異哉後漢書周磐傳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注薛君章句云魴魚赬尾魚勞則尾赤

君子勞苦則顏色變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是以此詩為思親之作也據詩婦人則以夫為君子未有以父母為君子者是詩言未見君子既見君子真夫婦之詞也周磐之歎或亦斷章之意爾子貢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申公說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二說亦得詩旨

父母孔邇

鄭箋曰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是以父母為行役者之父母而以近對疏遠言則近為親近之近也說與劉向合劉辰翁從之云父母行役者之父母也但鄭以本句為勉之以正夫勉之以正而止以已之父母為言猶未見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之義歐陽闕鄭說而本義曰父母之邦當自宣力黃實夫又譏之矣呂記張廣漢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蘇傳曰有文王以為之父母可以無

久病矣以父母指文王言朱傳前說本蘇張也後一說本劉鄭也而嚴緝謂以父母喻文王非以服事殷者之所安夫文王固無圖度天命收服民情之心而民心之向慕乎文王尊之親之奉以父母之稱自非文王之所能禁故以服事殷者文王事君之大節父母孔邇者斯民戴德之至情二者原不相悖且詩在周南序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則以父母指文王於事情為切於文義為順也

麟之趾篇

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鄭云關雎之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孔云此麟趾處末者有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謂螽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故歷前篇以為此次既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太師編之以衆應叙者述之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為終始也

鄭荅張逸云哀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按中候握河紀

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圃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麟鳳游於田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致麟文王時殷紂尚存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致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致也朱子辨說止云之時二字可刪集傳則謂關雎之應得之葢大王后妃有關雎之德故其子姓公族皆有仁厚之應感德之感有不期然而然者耳然以為感應則近理以為瑞應則多誣竊謂序之首句歐公辨之最明曰前儒為毛鄭學者自覺其非乃為曲說云實無麟應太史編詩之時假設此義以謂關雎化成宜有麟出故借此麟趾之篇列於最後使若化成而麟至爾然則序之所述乃非詩人作詩之本意是

太師編詩之義也毛鄭遂執序意以解詩宜其失之遠也自衰世以下程子譏之云自衰世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至關雎之化行二句亦覺鶻突鄭孔之誤由此致也鄭孔之意似古行關雎之化時麟出為瑞今文王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如麟應時則行關雎之化者不自文王始也文王特存而不失耳夫序稱關雎為后妃之德鄭孔無異說既關雎為后妃之德奈何別求行關雎之化之人耶此詩自當以朱傳為純正

麟

毛傳以麟為信而應禮故振振亦訓信厚孔氏申之曰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乂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禮仁則鳳凰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合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駁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為信獸駁異義以為西方毛蟲更為別說謂與左氏說合修母致子也按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則麟之至非由信信之應不為麟也孔又引

鄭駁異義所云則是麟本金獸信屬土土生金修母致子故推本於信歟然孔自謂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人君則當方來應文王雖未稱王既為西伯寧非人君乎自應當方來應矣且攷洪範五行之配五事聽是金言是火貌是水視是木思是土此吳仁傑之說朱子信之而蔡氏從之者也則言又未嘗屬金而哀公十四年之麟見未必為孔子作春秋而來矣

其說本於禮斗威儀

云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麒麟在郊

及蔡邕月令

云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生於火游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

然春秋運斗樞

曰機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

春秋保乾圖

曰歲星散為麟

皆不言其所屬春秋演孔圖

曰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宋均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水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滅也

以為木精春秋感

精符曰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又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

何法盛徵祥記曰麒仁獸也牝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食綏

張揖廣雅曰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罹罘罳文章彬彬

許氏說文云麒仁獸也麐牝麒也

陸氏詩疏曰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皆言其仁即末章鄭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則亦有仁意也程子曰關雎始于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

有仁厚之象也朱子從之遂易信厚為仁厚嚴粲輩從朱良是

采蘩篇

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毛鄭孔無異議而後儒復有親蠶之說子貢傳諸侯之夫人勤於親蠶賦采蘩申公說采蘩美夫人親蠶之詩朱傳兩存之觀朱子答潘時舉陳埴兩問亦姑存後說以備一解耳夫奉祭祀者夫人之職也國君取夫人之詞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則蘋蘩

薀藻之薦者夫人之事也夙夜將事之敬者夫人之心也采於沼沚之中用於宗廟之內竦敬於未祭之前舒遲於既去之後非被文王后妃之化何以能周旋中禮若是哉斯乃可以配君子而事宗廟所謂不失職也序說實得詩旨親蠶之說一因蘩以生蠶詩言采蘩宜爲蠶事一因諸侯夫人奉祭服副今詩言被則次也故生異說攷豳風七月言蠶事曰采蘩祁祁似此詩亦言蠶矣然蠶事重桑故七月言蘩者

止一句而言桑者特詳且公所即公桑以桑名其室重桑也故有告桑之文此詩果為蠶事何不言采桑而特言采蘩乎夫蘩之類不一有生蠶之蘩有為葅之蘩生蠶者陸生者也七月之所采也為葅者水生者也此詩之所采也七月之蘩爾雅之蘩皤蒿也此詩之蘩爾雅之蘩由胡也按毛傳釋此蘩為皤蒿朱傳訓為白蒿李時珍謂白蒿有水陸二種爾雅通謂之蘩曰蘩皤蒿者即今陸生艾蒿也辛薰不美曰蘩由胡者即今水生蔞蘩也辛香而美今依李為說蠶性畏濕故用陸生之蘩此詩言采于

沼沚則水生之蘩也董氏謂南國歲味莫先於蘩盖氏謂春初先諸草生其葉生捘奴禾切又宣雖切捘挼也醋淹之為菹甚益人而左傳合蘋蘩薀藻為潤谿沼沚之毛則此詩之蘩之為水生信矣明乎蘩之性則此詩之不為親蠶自明矣若夫詩之言被也鄭孔之說鄭以視濯溉饎爨之事解在公以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解還歸皆非正祭之時孔謂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即此所云夜夙與主婦親視饎爨於西堂即此所云夙皆有據何指以射義言士以采蘩為節士不敢當國君夫人而

歸之三宫夫人世婦然以内外官之品計之三宫夫人世婦亦非士所敢擬也且三宫夫人世婦乃天子之禮序言鵲巢騶虞諸侯之風也以諸侯之風而引天子之禮更無當矣故説詩者必先格物而窮理物格則可以識詩人託興之意理明則不爲前人之説所眩不然而以臆爲斷其不爲經之害者幾希

草蟲阜螽

毛傳曰草蟲常羊也爾雅云草蟲負蠜郭璞云常羊也註同陸

璣詩疏云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杜預左傳註註云蜚負蠜如蝗蟲疏云負蠜歲時常有非災蟲蜚一名負盤此註相涉誤為蠜耳皆以為蝗類而陸佃以為即虹蚓曰一云虹蚓即負蠜亦以類應草蟲鳴於上風阜螽鳴於下風而風化衛語為證云蚓雖微物其啟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虹蚓出冬至之日虹蚓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於草底江東謂之歌女或曰鳴砌張衛云土螬鳴則阜螽跳是則蚓為草蟲也竊意虹蚓孟夏即鳴螽類五月始躍其出不同時而負蠜似蝗阜螽為蝗不類之類故詩人舉以寄意若蚓與蝗絕不相類詩人何忽有懷於二蟲乎是當從陸杜矣爾雅又曰阜

螽蠜毛氏本之以釋詩而李巡注雅云蝗子也陸璣疏詩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滕許慎以為即蝗陳藏曰蝗螽也蔡邕曰螽蝗也明一物也器唐人以為如蝗云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為雌雄阜螽如蝗江東人呼為舴艋有毒蓋陳以蝗是災蟲劉向所謂介蟲之孽也非所恒有詩人不宜詠之耳然今田中亦間有一二不為災者而謂與蚓同穴未之敢信陸佃謂草蟲阜螽鳴躍相從阜螽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則鄭箋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亦未可盡廢

蕨薇

毛傳曰蕨鼈也本爾雅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紫綦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呼為鼈及三陸之說不同陸璣曰蕨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陸德明曰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陸佃曰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蹷故謂之蕨俗云初生亦類鼈脚故曰鼈陳藏器謂永康居民多以醋淹而食之羅願謂今道路負荷轉移者皆不肯食云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食之令人脚弱禮家不用蕨鄭樵又謂四皓食之而壽夷齊食之而夭豈物性隨時而異乎然既謂之菜

而采之自必可食特不宜生食爾爾雅又有薇垂水之文郭注生于水邊邢疏草生于水濵而枝葉垂于水者曰薇乃水草也詩言陟山采薇則是山菜故毛傳不引以釋詩而但以為菜也陸璣云薇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羮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許慎云似藿項安世云即今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為元修菜陸佃云似藿菜之微者也故禮芼豕以薇之說相同鄭樵以為金櫻芽云薇曰白幕曰薇草曰春草曰骨美生水旁葉如萍三秦記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未知何據朱子云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

從胡明仲之說云荊楚間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剖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為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我行者即此蕨也以為迷陽

夫迷陽是薇不知卻曲又是何草耶且胡謂味甘美朱謂味苦更不相合不若元恪親見官園所種之審矣

采蘋篇一

立說必求有據無所據而強為之說則失於杜撰讀書之過也然徒泥一二字之有合而失通篇之大旨

亦流於穿鑿而不善讀矣詩序與詩同出毛氏鄭
氏據序以釋詩者也王氏從毛闢鄭者也孔氏兼
申毛鄭者也采蘋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
循法度則可以奉祭祀矣而毛氏曰古之將嫁女者
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此自述古
將嫁女之禮見蘋藻之可用而非以此詩為即嫁女
之禮也鄭氏始以此詩之宗室蘋藻為即昏義之
宗室蘋藻孔氏云鄭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

藻此詩亦言蘋藻即教成祭也其意右鄭而左毛
矣王肅曰此篇所陳皆大夫妻助夫人之祭此言直
捷了當最爲得解故朱子從之夫采蘋之不爲教成
而祭也亦證之序而已序曰大夫妻則非未嫁之女
矣鄭既主教成之祭又不敢訟言序之失乃曰能循
法度者今既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
觀之事以爲法度則此詩之作原在爲大夫妻之時
而詩中所述乃是爲女時之事委曲周旋何其辭費

乎采蘩序曰夫人不失職而詩之所言即是為夫人
時之事則采蘋之大夫妻能循法即是為大夫妻時
之事明矣又孔謂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于宗
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助祭夫氏何故云大
宗之廟大夫豈皆為宗子也不知宗室之名小宗之
家可以稱而大宗之家獨不可稱乎宗子誠不皆為
大夫豈宗子必不可為大夫乎孔又云大夫妻助祭
於夫氏則無士矣傳何為兼言士夫傳言大夫士而

序實未嘗言士也孔何信傳而不信序乎然則經所云季女者大夫之妻也亦猶左傳言季蘭（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明其少而能敬也豈可因宗室蘋藻四字偶同於昏義而遂強詩以就禮哉鄭氏之學最博博則不能棄其所愛而多附會斯亦好奇之過也夫

采蘋篇二

說詩之道據經為解而已不必旁徵博引也乃攻之

於經既有明文稽之於禮復有明徵則衆說紛紛可一言而定采蘋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也王肅泥之乃云此詩所陳皆大夫妻助夫氏之祭後儒多信之朱子亦從之夫曰大夫妻則是婦也而非女矣凡祭祀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内楚茨曰主婦莫莫是也此詩歴言所采之物所盛之具所湘之器所奠之處而指其所尸之人曰有齊季女經文明明言女而解者必曰大夫妻不知諸儒解經乎解序乎

何信序之深勝於信經乎毛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此以禮女教成之祭爲一事而言猶未明鄭氏辨之曰女將行無祭事也祭者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成其婦禮也孔氏申釋毛鄭以鄭爲是而後儒從之者益少今攷昏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所言宗室

蘋藻即詩宗室蘋藻也夫古者女教與男教並重禮之所以教男子者詳矣而内則云異為孺子室于宮中擇於諸女與可者必其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於室葛覃之詩曰言告師氏則周南之始已有此制公羊傳伯姬曰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則春秋之時此禮猶不廢葢教以德言容功而德為首重女德既修而風俗美江漢之游女所以不可求桃夭之之

子所以嘆其宜耳文王端本起化寧不以此爲急者哉序稱大夫妻者原其後而言也當教成而祭之時猶是季女也既祭而嫁於大夫寧非大夫妻乎序說亦未嘗不通耳

蘋

毛傳曰蘋大蓱（釋文云本又作萍）也依爾雅爲訓也陸疏亦同（云水上浮萍萍麁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蓱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朱傳曰蘋水上浮萍也蓋因孔疏誤引爾雅郭注而亦誤也

嚴粲譏郭云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蘋中者荇菜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為大蘋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可以供祭祀乎而陳啟源據爾雅原註以正之云蘋萍二草朱傳合為一華谷論其有大小之分當已但譏爾雅郭注誤以小萍為大蘋則非郭之誤而孔疏引郭之誤也案爾雅先云萍蓱註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繼云其大者蘋註詩曰于以采蘋是郭注水中浮萍二語乃釋萍蓱非釋蘋也於蘋字直引詩證之耳孔氏引爾雅合兩文為一而繫郭註於下又删其引詩之語竟似以萍釋蘋矣嚴不譏孔而譏郭豈未見爾雅原文耶疏謬殊甚真能細心讀書者本草拾遺謂其葉圓云蘋葉圓濶寸許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芣菜爾雅翼謂其葉正方中折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

之無根而漂浮也故韓詩曰沉者曰蘋浮者曰薻蘋亦不沉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耳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萍馬楚王渡江得萍實天問曰靡萍九衢本草稱水萍皆得萍名而實蘋也蓋實非無根者所能枝葉九道尤大于蘋矣陶隱居曰水萍非今浮萍予詳著之使覽者無惑

二說不同雅翼之論詳矣宜得其實馮復京又謂蘋有水陸之異柳惲所謂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謂起於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爾雅薃侯莎其實媞者也所辨亦明

藻

毛傳曰藻聚藻也陸璣疏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嘉美揚州饑荒可以當穀食饑時蒸而食之孔氏引陸疏刪去扶風人二句而自解之曰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此蓋孔氏以意度之之語耳孔用陸疏而復改其義就字義而論孔氏之說似屬有理獨不思物之聚生者多矣何以藻好聚

生而獨得聚名乎孔氏又引左傳蘋蘩薀藻之菜薀聚也故傳言藻聚藻是此詩之藻又名薀乃李氏本草所謂葉細如絲及魚鰓狀節節相生之水薀即陸疏所謂一種葉如蓬蒿者也爾雅曰莙牛藻同藻郭注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夫藻之大葉者即陸疏所謂一種葉如雞蘇者也非此詩之藻爾雅邢疏引詩于以采蘩及左傳薀藻以釋牛藻是混二藻為一矣

甘棠篇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孔疏據鄭荅張逸問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因謂此詩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時事武王時召伯為王官之伯故得美之是甘棠之舍與此詩之作俱在武王時也朱傳曰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化或舍甘棠之下則舍甘棠在文王之世矣又曰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

傷則詩之作非即舍甘棠時也所云後人者不知文王之世之人與武王之世之人與攷韓詩說稱先君文王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烝黎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馬百姓大悅耕桑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之美而歌之魯詩說言召公述職劉向曰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張文潛言天子大臣曰召公為天子大臣而治事臨務至出於草野田畝之間宜若不知體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正一國皆以舍甘棠為武王之世則孔說

可信黃實夫之辨亦明曰詩言召伯在文王時文王方為方伯而召公亦稱召伯豈有此理然實夫於行露篇云文王未嘗分陝而聽訟則無不可夫大王時既可聽訟則因聽訟而舍甘棠即謂舍甘棠在文王時亦無不可嚴粲曰作詩雖在後明教前乎此既不乖乎時勢亦不背乎詩義允可從也

甘棠

爾雅曰杜甘棠邢疏杜一名甘棠郭云今之杜梨下云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

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名棠其赤者爲杜棠爲甘棠杜爲赤棠詩召南曰蔽芾甘棠唐風曰有杕之杜傳曰杜赤棠是也毛傳曰甘棠杜也互釋而實同爾雅又曰杜赤棠白者棠邢疏郭云棠色異異其名樊光曰赤者爲杜白者爲棠然則杜其總名而有赤白之異赤者名杜白者爲棠赤棠之枝葉稀少故唐風小雅皆詠其特生而晉孫楚杕杜賦云華葉疏悴靡休蔭之茂榮是也甘棠有蔭可休與赤棠稍異故召伯得以憩息其下乎又陸璣疏云甘棠今棠棃一名杜棃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

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既以甘棠爲赤棠又以爲白棠前後互異當必傳寫有誤邢氏爾雅疏馮氏詩疏引之皆刪去也字止云赤棠與白棠同耳蓋專以甘棠爲白棠矣爾雅翼每梨有十餘子唯一子生梨餘者生杜通志甘棠謂之棠梨其花謂之海棠花其實謂之海紅子

召伯

鄭箋曰召伯姓姬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

封於燕陸釋文曰奭召康公名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燕國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今攷孔氏司馬氏鄭氏俱在士安前所聞當審於士安其言既同則召公之非文王子明矣故譙周注史記亦但云周之支族食邑於召也顧麟士又引魯詩世學（曰召公奭字君奭王季之庶子文王弟也）以為文王弟亦難信而九域志云召伯甘棠樹在陝州

府署西南隅括地志云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名伯聽訟甘棠之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今河南府宜陽縣二說不同若召伯聽訟在文王時則九域志近之又樂記言武王克商未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堯之後於祝而周本紀謂封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正義曰燕薊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邱為名其地足自立國燕盛薊微乃併薊而居之范逸齋曰或云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成王更封召公奭於薊史遷愛博而未免輕信之病是當從

樂記矣

羔羊篇

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德在位皆節儉正直孔云毛以儉素由于心服制形于外章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跡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為節儉自公為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節儉正直之事也德如羔羊也朱子云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今攷鄭孔釋德如羔羊句鄭云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勸化皆如此羔羊之人孔云宗伯

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羔羊之德也今人之德皆如羔羊也固爲迂曲論語鄭注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在國君臣同服君用全臣衰飾爲異孔氏於此亦引之爲說則大夫之羔裘既取其德如羔羊將諸侯之羔裘亦取其贄之不鳴乎藍田呂氏云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黃櫄從之序首句之義亦未明蓋鵲巢序言夫人之德初不及君之德夫元首明而股肱良上有愛賢之君斯朝無不賢之臣以臣之賢由於君之聖致之則

可耳奈何歸之夫人之德乎蘇氏之說云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此所以爲鵲巢之功致較爲近理然詩中實無此意何苦自生枝節

紽緎總

毛傳曰紽數也緎縫也孔氏曲達其義云傳於首章先言紽數者以經云五紽先解五之意故言紽數有五也首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緎縫也既解其體恐人以爲紽自數也緎自縫也故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緎數亦五緎言縫則紽總亦縫可知呂記從之而朱傳謂紽總未詳者以緎之訓有爾雅可據

釋訓曰緎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緎縫之界域而紽總無明文可證也考薛君章句亦以紽為數曰小者羔大者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也與毛傳合此詩說之最古者也馮疏載鄒長倩之說云五絲為䋌倍䋌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襚此乃自少之多自微之著者也緵即總字也以類求之則緎寡于總紽又寡於緎蓋絲之數耳雖亦以緎為數與爾雅庚巳胡雙湖曰縫之突兀為紽郝云織素絲為組搶其縫際曰紽有界限謂之緎姚云革之合異為同處則曰緎合二為一謂之總其說雖無確證

而揆之於理殊覺可通又李氏謂一裘而五次縫之從節儉為說也范氏謂合五羊皮為一裘百里奚倣古制也竊意一裘非五羔皮可製而所以為飾處召南時尚五新鄭時尚三數各不同而織素絲以英之則一乎

摽有梅篇

序曰摽有梅及時也召南之國男女得以及時也毛鄭論及時義異毛意以首章為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次章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末章

為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鄭以女年皆二十首章是孟夏次章是仲夏末章是季夏鄭箋釋經我字謂我當嫁者孔氏申之曰女被文王之化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取已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非女自我又申公說摽有梅女父擇壻之詞其意正相合此誠男子生而願為有室女子生而願為有家之情也朱子謂序末句未安蓋驟讀經文似已時過而情急令反言及時不免相違然此詩作於其實七兮之前非作於頃筐墍之之後也設言

有標落之梅正見無不追吉之女也故集傳仍以男女立說而改爲女子自言語類亦云里巷之女但如此已不失爲正夫王道本乎人情人情所不能自已者聖人弗禁況文王風化漸行人心瀏雪之初亟思有所託以保其身而猶必擇吉通言不敢苟從是爲可美且古人樸直有情必露不似後世胸懷中冓而外作强顏也輔氏謂無隱情無匿志者誠足以發明師說朱備萬更設身處地以見斯女之不得不自言亦有功朱傳者也然

鄭箋朱傳皆訓庶為衆衆固庶之正訓女子從一而終
何言求衆士乎觀書大誥酒誥皆言庶士立政又言庶
常吉士則庶士云者乃朝廷之賢士故可言衆耳錢氏
詩牖獨以此為求賢之詩夫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
質成蹶生之業實賴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功而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文王尚不勞心以求之何能徧置之列
位哉殷商播棄之餘依然碩果之不食有夏修和之日
惟期落實而取材而夢帝賚弼和羹有賴於鹽梅壽考

作人求士必先於梅實此周南之兔罝夾見於桃夭芣苢之間而此詩與羔羊隱託於行露小星中也夫家人之義男位乎外女位乎内聖化之選賢建德不與内治之端本善俗者相表裏也哉但曰男女及時亦淺之乎言詩矣

三五在東

毛傳曰三心五噣四時更見孔云恐其俱時在東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鄭箋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

歲列宿更見又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進御於君也蘇傳呂記俱從之逸齋補傳獨闢之蓋詩人所詠必據其一時所見以立言心噣見於東方既不同時詩人何緣並言之乎心爲三星固無異説孝經援神契曰心三星中獨明　晉天文志曰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爲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　荆州星占曰心爲天王其宿三星一名天司宿爾雅曰咮謂之柳前漢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春秋元命苞雖以柳爲五星春秋文耀鉤曰咮謂陽鳥七星爲頸

晉天文志曰柳八星後之明於星者多以亢命芭爲非噣既未必五星則言五不得爲噣矣五既非噣則三亦不得爲心矣且夫人唯一而心三噣五非其象也夫人專夜衆妾不敢當夕初無相隨之義朱傳從范而嚴緝從朱當巳或又謂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媵而八故詩人以三與五爲言或又謂心之東見其次相連者亢氐房也亢氐房各四星合心星爲十有五故曰三五或又謂諸侯進御之禮十五日而周故云三五皆不足信也

參昴

毛傳曰參伐也昴留也陸氏釋文曰參星名也一名伐昴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今攷周禮言熊旗六斿以象伐則言伐可兼參也左傳稱參爲晉星則言參可兼伐也公羊傳曰伐爲大辰演孔圖曰參以斬伐皆互見之文也晉志亦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則參伐果一也而漢志參爲白虎三星直者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伐晉志又云黄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

天之都尉也不欲其明與參等是雖同體實有專名矣又毛但指其直者而以為三星攷工記數伐而為六星丹元不數伐而數左右肩股為七星晉志曰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合參伐左右肩股為十星則各隨所見耳元命苞曰昴六星昴之為言留言功成就繫留也是昴之為留信矣爾雅曰大梁昴也昭十三年傳曰歲及大梁蔡復楚凶西陸昴也昭四年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漢志晉志俱以為旄頭是昴有五名也而漢以為六

星晉以為七星則畢季冬參昴俱在西方衆妾進御時俱得見之故聯而詠之蓋知三非在東之心五非在南之噣矣

誘字如王字

毛傳曰誘道也鄭箋曰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孔疏曰釋詁云誘進也曲禮注進客謂導之明進導一也故以誘為道三家相接成義其説最古歐公以誘為挑誘之誘呂東萊

引儀禮以證毛說之可信而痛譏歐曰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為挑誘之汙行而尚可名之為吉士者乎朱傳無訓蘇氏曰誘道也今有女于此思以春適人必得吉士以禮道之而後可疾時不然也從毛當已嚴氏曰有女子懷春而欲嫁善良之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從歐非是毛傳又云有女如玉德如玉也鄭箋曰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孔疏曰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潔白不可汚以無禮三家說亦相成朱

傳曰如玉美其色也後人疑詩人含德而言色未免近於稱述豔情夸美治容之詞安在其為惡無禮又烏得為正風然則古說不可盡廢

平王齊侯

子貢傳齊襄結昏於周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申公說齊襄公醉殺魯桓公莊王欲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魯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國人傷之作是詩是皆魯詩說也以春秋魯莊公元年築王姬之館於外之王

姬為即此詩之王姬乃在春秋聖人方書以示譏何為删詩而獨取之以列於正風乎則二書為後人僞托而不足信明矣集傳引或說謂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是以春秋魯莊公十一年即周莊王之十四年以共姬妻齊桓公之王姬為即此詩之王姬也范逸齋謂共姬之得謚為共其德必於肅雝相近似巳然攷之春秋實有不合者襄公與桓公俱為僖公之子襄公兄也桓公弟也若以詩之王姬為嫁桓公之王姬則詩

中齊侯當指僖公不當指襄公若以詩之齊侯爲襄公則經文當言齊侯之弟不當言齊侯之子矣況莊王者平王之曾孫也平王太子泄父死於平王未崩之前其女當已先生泄父死平王又二十八年而崩桓王立二十三年迄莊王之十四年共六十五年矣周室雖衰王姬下嫁何至愆期若此耶則莊王之十四年必無未嫁之姑可知集傳引舊說以平王爲文王者本毛鄭也毛云平正也鄭云德能正天下之王孔氏申之曰文者謚

之正名稱之則隨德不一而皇甫謐謂武王五男二女其一妻胡公其一即詩王姬夫武王之子成王合之邪晉應韓而爲五元女太姬妻胡公明有次女矣而不見經傳即以此王姬當之而王姬以尊故不爲媵亦得下嫁理固可通然武王實取太公之女爲邑姜先儒謂甥舅不可爲昏姻而文王雖受命未嘗稱王武王身爲天子其女尤貴詩何不言武王之女而必言文王之孫乎王安石又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齊侯者猶康侯

寧侯而已李迂仲從之曰平王既非東遷之王則齊侯亦非齊國之侯因訓齊爲齊一彭汝礪因謂王姬下嫁猶執婦道惟有平德故人化之而不敢踰惟有齊德故人畏之而不敢越以齊字與平字相配上下文義合已然周之東遷實有平王周之所封實有齊國今詩明言平王而反不以爲平王明言齊侯而反不以爲齊侯顯與經背必不可從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詩言平王則以爲平王而已詩言齊侯則以爲齊侯而已意者平王

太子洩父既未立而死故推王姬之祖而曰平王之孫以見王姬之貴亦猶韓侯取妻詩人稱之曰汾王之甥亦以明其貴也春秋所書二姬特以魯主昏而書之其魯不主昏而不書者多矣襄公桓公皆立爲諸侯而後取王姬詩何不言齊國之侯而特言齊侯之子乎今詩言齊侯之子安知東遷之後必無嫁於齊侯之子者乎然以東周之詩而列於二南蓋亦有說王姬有肅雝之德是秉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之德者也近於文王

者固足以見文王之化即遠於文王者尤足以見文王德化之遠不必論其世數皆屬文王之子孫而能秉文王之德者皆可附之於文王之風也

葭

毛傳曰葭蘆也本爾雅釋草文攷爾雅云葭華郭註即今蘆也邢疏葦之未成者蒹廉郭註似葦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為蒹藡又曰葭蘆郭註葦也菼薍郭註似葦而細實中江東呼為烏蓲其萌虇去阮切李巡以葭菼為一草郭璞以葭菼為別草孔疏云孫炎說與郭同舍人樊光與

郭兕盞從郭也夏小正曰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埤雅曰葦即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雚即今之荻一名蒹蒹雚之未秀者也葭一名華蒹一名蘼至秋堅成謂之萑葦葦管中篛則萑小而葦大字說曰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葦俱分釋而沈括夢溪筆談辨之尤詳大約葦之醜實繁總會之止蘆與荻兩種耳葭也葦也皆蘆也菼也蒹也萑也皆荻也葭又名華菼又名亂也初生爲菼長大爲亂成則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爲葦也但此詩言春田而及葭故詩疏埤雅詩緝俱以爲未秀之葦

是已秦風曰蒹葭蒼蒼夫既蒼蒼矣可云未秀耶是又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矣

豝豵

爾雅毛傳說文字說云豝所謂婁豬巴猶婁也爾雅翼云豝牝豕之小者故又言小豝俱以豝為牝豕其說最古而相合者多當必不誤朱子於風言壯於雅言牝當以雅傳為正攷小爾雅云豵豬也其子曰豚大者謂之豝古今注云漁陽以大豕為豝豈以豕之大者必壯與季氏謂詩言奉時辰壯則將為乾

豆之具用牝非也說固有理但春田除害稼之獸當不論牝壯俱在所除之中也說文又曰一歲豵尚叢聚也二歲豝能相把拏也周禮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廣雅之說亦同是皆漢魏之人其說猶古則經於首章言葭葭高故二歲之豝藏焉次章言蓬蓬低故一歲之豵藏焉詩人而不漫舉四物也則不可廢此說矣況毛公朱子之釋豵俱云一歲曰豵已然耶又鄭箋曰豕生三曰豵雖本爾雅而豕之豢於家者生

子之多寡可知野田之豕何由知其生時有三子惟一獲而視其小大可定其為一歲二歲耳據七月云言私其豵大司馬職云小獸私之豵固小豕也

騶虞一

漢唐以來說詩者多宗毛鄭至宋歐陽本義出而闢之其辨難攻詰處真能發前人所未發而自成一家之書乃以騶虞為官名恐未合詩人之本旨也毛傳曰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今觀太公六韜淮南

子皆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紂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囿騶虞之珍羣頌曰班班之獸白質黑章其說同矣張華曰珍獸若虎具五采尾長于身名曰騶虎乘之日行千里郭璞曰怪獸五采尾參于身犧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騶虞詩嘆其仁及海内北經曰林氏之國有珍獸文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皆言具五采中興徵祥說曰騶虞仁獸也其尾參倍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興皓身如雪而無雜者與瑞應圖曰白虎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仁及行葦則生則以為白色許愼謂不食自死之物陸璣以為不食生物不履生草陸佃以為不履生

草食自死之肉說雖小異其以騶虞為獸則一也山海經以為騶吾劉芳詩疏吾或作虞前漢書以為騶牙武帝建章宮有物狀如麋東方朔曰此騶牙也遠方歸義則騶牙見字雖異而聲相近實為一物也乃歐公引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因以騶虞為騶囿之虞官陳氏復援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之說以証之攷周禮夏官有趣馬掌王之馬政注即詩蹶維趣馬也趣亦作騶戴記季秋天子教以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注七騶為趣馬主為諸官駕稅者也疏天子馬有六種種別為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

之人并六騶為七故為七騶左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使訓羣騶知禮楚策襄王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淮南子曰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左思魏都賦曰邁梁騶之所著張銑注梁騶古天子田獵地名韓詩外傳曰樂哉今日之騶則騶為主馬之官嚴粲從歐又以騶為騶御虞為虞人非無據也若夫益列九官已見唐虞之世周禮地官山虞掌山虞之政令澤虞掌澤國之政令禮記季春命野虞毋伐桑柘孟夏命虞人入山林毋有斬伐左傳數之新蒸虞候守之魯語大寒

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留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晉語虞人入材甸人積薪叉叔向召舟虞與司馬則山林川澤園囿之官皆可以虞名之矣竊以騶人虞人分言之則有二官之名合言之則為一獸之名不可以騶虞為獸而廢騶御虞人之說更不可以騶御虞人為官而混以騶虞為官也若執一說以相槩詩書中可以牽引附會者何可勝數其不為經之害者幾希至壹發五豝句毛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射鄭云

君射一發而翼五豝戰禽獸之命朱子則以中必疊雙爲解本班固西都賦也似與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之禮未合然朱子之意不過言中之多以見獸之多如曹植名都篇一縱兩禽連唐人御箭連中雙兔詩一發遂雙連云爾文王之仁恩及物而庶類蕃殖草木鳥獸亦舉一以例其餘即葭蓬豝豵而可見不可泥葭蓬豝豵以求也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辭害志焉得矣毛鄭既以騶虞爲獸又有虞人之說隨文生義宜來歐氏之譏

也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是二說者亦未之敢信

騶虞二

人各執一說而不能相下其有所執也必有所據也據其所據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是者常見其在已非者常見其在人矣惟即其所據而暢然曉之以不足據則奪其所據而是與非可不煩言而定毛傳以騶

虞爲義獸而歐陽公信賈誼之説以爲官名陳氏引射義嚴氏援爾雅以證歐説之可信夫毛詩未出以前諸書言騶虞葢詳歐公豈偶忘之耶今試即射義觀之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注禮之家皆謂取詩壹發五豝爲得賢人多之喻引詩斷章也葢賢人輔而天下治故天子以備官爲節並非騶御虞人不乏之謂也夫惟其人不惟其備者三公也六官之屬三百六十何一不當備者而獨以騶虞二官不乏爲備耶攷周禮

夏官騶馬之職下士也地官上虞澤虞之職大山大澤則中士餘亦下士也其職最為微末舍其大而稱其細當不其然倘以春田之際虞人有萊田之職僕人設驅逆之車故詩人詠之然四時之田皆大司馬以旗致民教之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而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者正不乏人何皆不及之乎則射義之不足據以證騶虞之為官明矣若夫爾雅之釋獸所稱貘白豹甝白虎尾本白騄一目白瞯之類甚多而不見於詩則詩之所

無者爾雅有之詩之所有者爾雅獨不可無之乎況如
駉篇之十六馬毛傳所釋驈皇騅駓驒駱駰騢魚之九
馬皆爾雅之所有而驪黃騂騏駓雒驔之七馬爾雅所
無而毛公以其師傳釋之豈得謂七馬者爾雅所無而
以爲非馬耶則爾雅之不載騶虞亦未可據以爲無騶
虞之證矣故說詩者當察其理之是非而不必論其說
之出於何人如毛氏以前無以騶虞爲獸者毛氏獨以
爲獸而理有可通即當從毛說若毛氏以前多以騶虞

爲獸者毛氏亦以爲獸而理有未合亦不可從也即若爾雅有如馬倨牙食虎豹之駮毛氏本之以釋秦風之駮不思食虎豹之駮生於山而非隰所有人見其一已驚駭而走烏能細數其爲六是當從陸璣之說不得以毛傳爾雅相合而附會之矣夫射義爾雅俱不足以證騶虞之非獸竊得據射義以定壹發五豝之是非蓋射義言樂官備者既取義於得賢之多詩自不可言得獸之少爾倘如毛鄭之說虞人翼五豝以待射而君矢止

壹發是有五賢人以待用而君獨取其一何可言多乎夫文王之時人才衆多雖罝兎之武夫可為腹心之用此濟濟之所以寧也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一君子進而衆君子同升矣淳于髠曰求柴胡桔梗於沮澤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物之類聚者然也以此求之文王之能官人而人之足以備官可見故曰樂官備也使無班固西都賦之文為證亦當以朱傳為得詩旨且合射義而可從也夫惟

據理為斷可奪其所據而使不足據即可據其所據而旁有所通庶可與言詩乎

騶虞三

以他書證詩不若以詩證詩之為切也以他書證詩則六韜淮南之可明毛傳以騶虞為獸之非妄而射義爾雅亦可以驗歐陽本義以騶虞為官之有據吾烏知六韜淮南之必是而射義爾雅之必非乎又烏知射義之必是而六韜淮南之必非乎唯以一詩為斷而詩義自

明周南關雎之序曰后妃之德也而麟之趾則關雎之應也名南鵲巢之序曰夫人之德也而騶虞則鵲巢之應也夫雎與鵲吾知其爲鳥也而天下之人亦皆知其爲鳥也麟之祥不祥不可知而其爲獸也吾知之矣天下之人亦皆知之矣關雎與鵲巢相配而所詠皆鳥則麟趾與騶虞相配而所詠皆獸復何疑乎且夫二南之中豈獨四詩之相配也哉葛覃（后妃之本也）采蘩（夫人不失職也）相配也卷耳（懷文王也）草蟲（忠君子也）相配也樛木（后妃逮下也）與嘒彼小

星惠及下也螽斯不妒忌也與江有汜能悔過也桃夭皆婚姻以時也與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兔罝后妃之化也與羔羊鵲巢之功致也芣苢婦人樂有子也與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漢廣無思犯禮也與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汝墳勉以正也與殷其靁勸以義也莫不相配也甘棠行露何彼襛矣三詩非文王時所作而簡錯於其中也二南莫不相配則關雎四詩之相配可知關雎四詩相配則騶虞之為獸可知以詩証詩而其義自見何必六韜淮南射義爾雅之紛紛哉夫騶虞之說據詩而定將學詩者可盡廢諸

乎是又不可人必詳求乎諸書之中若有得若未有得反而証諸詩而遂有得也葢非博則約無所施非約則博亦徒勞孔孟論學未有不先博而後約者也既博而能約則四子六經百家之旨一以貫之矣獨騶虞之說乎哉

蓬

毛傳曰蓬草名也但謂之草而不指為何草呂記朱傳俱從之攷爾雅云齧彫蓬薦黍蓬郭注以為別蓬種類

邢疏引說文云蓬蒿也又引此詩及月令藜莠蓬蒿為証意蓋以二蓬俱為陸草矣埤雅云葭是水草蓬是陸草蓬葉散生末大于本故遇風輙拔而旋雖轉從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其制字從逢詩蒹詠之以見庶類之蕃殖是已而孫炎注爾雅以雕蓬為即茭米古人以為五飯之一者鄭樵通志云彫蓬者米茭也其米謂之彫胡可作飯故曰蠶黍蓬者野茭也不能結實惟堪為藉故曰薦楊慎卮志曰蓬有水陸二種彫蓬乃水蓬彫菰是也黍蓬乃旱蓬青科也青科結實如黍羌人食之今松州有焉俱從之馮復京陳長發復識鄭楊馮云蓬是蒿類與茭自別鄭漁仲所言蓋本孫炎爾雅注非也陳云鄭

因藍字薦字而傳會楊又因彫字黍字而傳會蓬之名見古書最多云轉蓬飛蓬孤蓬無言水産者究不知詩之所詠是雅之何蓬雅之二蓬果如何分別也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有根有枝可知其為陸草耳

詩疑辨證卷一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